

採訪／撰文：明周編輯部
攝影：明周攝影部
部分圖片由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室及受訪者提供
鳴謝：鴨洲街坊福利會

封面故事 COVER STORY



1964年漁民出海作業的生活照片，傳統漁船都要一家大小合力操作撒網、捕魚等工作。（圖片來自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室）

海鮮背後 我們的漁民文化



機械化前的香港漁船樣貌（圖片來自政府新聞處圖片資料室）



食海鮮、拈魚蛋……即使香港變身為怎樣繁華的國際都會，或者改革開放後中國的重要窗口都好，每一個香港人，或者前來遊覽的外國旅客，相信都不會忘記一嘗這兩種道地的港式風味。

沒有大海，何來海鮮？沒有魚，又何來魚蛋？香港曾經是一個以捕魚業為主要經濟活動的漁港，而無論哪個年代，我們的餐桌上都少不了美味的清蒸海上鮮。但還有多少人記得，這個地方曾經擁有豐盛的漁業歷史，以及獨特的漁民生活文化？當人們感嘆在本地品嚐到的海魚種類和數量買少見少，海鮮檔陳列的盡是外地飛機運來的海鮮時，可曾同時也懷緬，那些因為漁民而發展出來的各行各業、社區空間、宗教信仰，乃至生活中的智慧及精神價值……

後九七至今，港人不斷在敲問自我身份及本港的核心價值問題。這種有關身份認同的探索，根源不應只限於陸地。水裏來，水裏去，有關水上人這一頁，同樣重要，同樣精采。



曾外祖母（中間）和整個大家庭在船上留影（圖片攝於1950年代）

人情 八十後漁民子弟， 心繫祖先

撰文：陳伊敏 攝影：曾梓洋
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一般大眾媒體對香港的描述，都是說香港由開埠初期的漁村，演變為『東方之珠』、『國際大都會』及『國際金融中心』。可是，大部分討論的重心，不是放在『打工仔』不屈不撓的精神上，就是以大量篇幅『讚揚』港人如何以炒賣樓宇及股票促進經濟，創造與世界級城市看齊的神話。香港的漁村，除了變成『可觀看』的旅遊熱點、吸引遊客參觀的噱頭外，內裏所蘊藏的水上人歷史及文化，卻暗地裏被遺忘、被視而不見、被活埋。」有感於記錄香港漁業發展和變遷的資料寥寥可數，水上人的故事亦鳳毛麟角，八十後漁民子弟鄭錦鈿曾以碩士論文為這個逐漸式微的行業及被遺忘的族羣，做點紀錄。

八十後漁民子弟鄭錦鈿為漁民後代身份感到自豪



鄭錦鈿的叔公（右）年輕時

水裏來，水裏去

「我從小就見到父親和親戚駕船出海，就好像用紙折疊出來的船放水裏那樣……」

鄭錦鈿祖先的漁船，曾停泊在香港仔及鴨洲之間的避風塘。她雖有機會試過出海捕魚，但家族世代以出海捕撈為生，是名副其實的漁民子弟。

「他們常年望天打卦，準過天文台！」有一年夏天，父親帶她到蒲台島附近「下魚」，豈料中途他指一指天空，說不遠處正在「打石湖」，很快會「打到嚟」，然後便折返回岸。途中，「嘩啦嘩啦」的下起大雨來，接着電閃雷鳴，海上真的「打石湖」了。

另一次，父親出海遇到大霧，只靠一個指南針，東南西北看不清，父親在迷霧中摸索，船開到華南島時（蒲台島附近），山邊吹來的風格外清涼，他就感到不對勁，掉了頭，避免了撞山。還有一次，出海時見到盲鯊，類似殺人鯨這麼大，怎麼辦？父親說，燒元寶撒到海面，拜兩拜。魚漸漸游遠了，消失了。

「遇到龍捲風又怎麼辦呢？」鄭錦鈿對父親在海上的日子，愈來愈好奇。

不少轉型後的漁民及水上人因沒有學識而不被陸上的公司聘用，繼而轉為做遊艇水手或船主。98金融風暴後，負責開遊艇的父親因老闆結業而失業，轉行開的士、貨櫃車……那時她見父親經常眉頭緊鎖，離開了大海，總覺得渾身不踏實，「常見他很累，消瘦了，連肚臍都沒了。」

後來有機會再駕遊艇，他又容光煥發。「雖然不再捕撈，但父親總算再次投入大海的懷抱！」

這是她第一次覺察到，原來父親在海上生活比陸地上開心。「為什麼父親對着大海更開心，但他和大多數漁民一樣，都希望子女別再生活在海上呢？」這問題引發了她對水上人身份的好奇。

鄭錦鈿兒時唸的是屋邨小學，同學大多數也是漁民子弟。有一天，好幾個同學各自打開家課冊，「八卦」各人的故鄉，怎料大家在「籍貫」一欄都填上「廣東省寶安縣」。她好奇追問：「我們從來水裏來，水裏去，哪裏有回鄉？」媽媽說：「因為以前啲『書友』（即同學）這樣寫，我們就照住寫囉。後來人人如是寫。」

「水上人以水為財、以海為家，並沒有鄉土的觀念。我們的故鄉，就是海，或者是香港的港口。」鄭錦鈿迎着海風，面帶微笑。

水佬身份印記

「水上人一出世就在海裏，雖認為自己是香港人，卻離社區很遠，無身份，餐搵餐食，餐餐清。有魚就攞魚，無魚就勒緊褲頭，雖然收入浮動，但父輩們不拿綜援或者申請公屋。他們絕大部分很自卑，不識字，因此省吃儉用也要讓孩子讀書，不想兒女再做漁民。」

「水上人知識水準低，說話有口音，會被街上人笑『水佬』、『蟹家妹』。因為我們上香說成上腔，燒炮仗說成燒炮撞，

鄭錦鈿的叔公一生都在漁船上度過



牆角會說成牆腳。」鄭錦鈿的姨媽邊說邊笑。她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就上岸學習，後來在觀塘的製衣廠打工，手腳麻利又勤勞，主管讚賞她，並說：「那些水上人零舍蠢，教極都唔明！」後來，打點好了一批貨，姨媽憤然辭職。走時拋下一句話：「你怎麼可以這樣說我們水上人呢？」主管恍然大悟原來她是水上人。

「唉，長期在海裏生活，所以被人嘲笑見識少。」姨媽說。

「他們不是沒有見識，而是見識不同。」鄭錦鈿憤憤不平地說。她反而很驕傲自己作為漁民後代的身份。因為水上人是一個「少數民族」，很獨特。他們知道哪裏可以「攞魚」，熟悉水流、風向，知道哪個月份戳魷魚、什麼時段可以摸蜆，具備原始生存自救的智慧。面對變幻莫測的海，他們有處變不驚的能力。

「雖然『水佬話』曾遭人歧視，但其中一些用語是大有學問的，如要在船上分左右，水上人是不會說『左邊』和『右邊』，如果一人在船頭喊『左邊』，那就會變成站在船尾的人的『右邊』。為免混淆視聽，水上人以船頭為準，稱『左邊』為『大撈便』、『右邊』為『細撈便』。雖然以前水上人受教育的機會很少，但以這種獨有的方向感來理解世界，不正是一門學問麼？」

父母在家裏還會說「水佬話」；聚會時，親戚們在閒談間也會夾雜「水佬話」。在她看來，認識這些獨特「水佬話」，便成為水上人之間的小秘密及身份印記。



鄭錦鉦媽媽（左）和姨媽年輕時，經常在海上度過悠閒時光。



小時候，鄭錦鉦經常在漁排玩耍，這裏就是她的遊樂場。

萬能之手

鄭錦鉦的父親由於經常隨祖父母出海，直到十三歲時才唸小學一年級。只唸了兩年就到「網仔廠」打工，閒時到三伯父的漁排幫忙，更會「車」快艇到蒲台島等地方「下魚」。雖然僅勉強認識廿六個英文字母，但他到海事處攻讀及考取不同的牌照如「大偈牌」及「船主牌」，後來由工廠工人搖身變為遊艇水手，兩年後更晉升為船主。

在鄭錦鉦眼中，父親有一雙萬能的手，自己能夠做的，絕不假手於人，「流落荒島也餓不死。」他會手織漁網、綁各種繩打各種結，甚至用繩編一個鑰匙扣，跌入水中會浮起來。他愛乾淨，經常親自動手洗廁所、浴缸，將家裏收拾到一塵不染。他很節約，洗衣機壞了，他將內膽取出來當浸籠。

「水上人家庭觀念很重。很少離婚，家

族成員很多，關係未有割裂，親戚間來往也很多。」她的父母至今仍然每天一起吃早餐再出門，經常耍花槍，互相揶揄。媽媽從未在孩子面前說過父親半句不是，一開口就誇獎父親顧家、樸素。秋涼時，父母會駕着快艇到蒲台島擲魚，拍拖享受二人世界。

海上浮城

鄭錦鉦小時候的遊樂場，就是大頭艇、漁排；放假時，同學們去海洋公園，她的節目就是出海。不像農民可以守住一塊田，漁民出海隨時經歷驚險。哪怕住在海上，也要隨時應對突發情況。

姑丈和姑媽幾十年來一直在西貢的漁排生活。有一次家庭聚餐，夜裏漁排發電機突然停電，那時正好狂風暴雨，一家人分批乘快艇上岸。在黑夜的海上，什麼都看不到，全身濕透。這位於西貢三杯酒的漁排，由養魚逐漸變為招待釣魚人士。

「漁排其實就是海上的田，不過不是種稻米或蔬果，而是養殖海水魚。姑丈的一塊『田』約有100米乘100米大，每一至兩塊『田』飼養一種魚，一個排大約養有兩至三種魚。漁排在海中心，但離岸不算很遠，由木板、浮桶、車胎、繩網這些簡單的材料構成……當漁排成形後就可以住人、養魚、過日常生活。香港漁排愈來愈少，只剩下一些老漁戶在排上居住，僅存的漁排在海上飄零。可惜我出生太晚，見不到漁業的盛況，錯過了水上浮城的壯觀景象！」

鄭錦鉦感恩祖輩給她的精神養分。「水上人教給我的是，不怨天尤人。海洋污染和填海造成的影響，他們不會主動爭取自己應得的保障，只是輕描淡寫說『今日無運行。』生活雖然苦，但他們會對別人好，慷慨分享。他們並不熱情，反而容易害羞。姑媽在漁排招待遊客釣魚，不只賣餐蛋麵，也會請客人一起吃漁獲。」

老一輩積累的水上人文化，似乎到了

鄭錦鉦父親這一代就停止了。「他們這一代已經是末代漁民。母親先後當過車衣女工和電子廠女工，後來轉行為校車保母；大舅做寫字樓，大姨媽做工廠散工，四姨媽是醫院護理員，另一個阿姨做文職，小舅父則教書。

「父親駕駛遊艇，只有大伯繼續用單拖擲魚；三伯父賣了大頭艇，改為開街渡，大姑媽在西貢有漁排，二姑媽在南丫島有漁排但已經空置，細姑媽則做遊艇會廚房工。」

鄭錦鉦參與過保衛菜園村反高鐵、WTO韓國農民遊行、爭取居港權社會抗爭。她認為，有承擔的年輕人未必要投身做硬體或經濟建設，也可為香港的文化歷史傳承盡一分力。她擔心夕陽下的漁業淪為旅遊消費，深入不到水上人的文化精髓。「聲大大，冇嘢賣。」她的心願是有朝一日可以做導賞員，帶年輕人看鴨洲、香港仔的海岸、漁船、漁排，品嚐真正的艇仔粉。

沒有漁民，何來魚蛋？

撰文：梁德賢（實習生）

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兼職講師馬國明說：五十年代初，香港仍有一個很明顯的水上人概念：「他們叫蜑家人。當時我們會用外省人、本地人等區分香港不同羣體，所以水上人的存在感很強。蜑家是指一個特定的族羣，嚴格來說不是漢族，他們是當秦始皇還未南下，就已經在香港定居的人。如果說香港有原居民，就一定是指他們。水上人不喜歡這個稱呼，可能是因為意指他們不屬漢族。那些新界自稱原居民的，其實全是從北方來的，算什麼原居民？」

他說，自從七十年代經濟起飛後，香港注重發展工業，漁農業的貢獻更少。現時捕魚維生的都是小規模操作，設備上已比不過別的國家；加上香港已經禁止拖網，漁民被迫要到很遠的地方捕魚，與日本、中國等捕魚大國的漁獲不能相比。

「香港人對這個族羣不會有特別感情。因為蜑家人在水上生活，生活習慣很明顯與陸上人不同，他們留下的只有產物。但由魚衍生的東西很多，最簡單是『驚魚蛋』——魚蛋的原材料是魚，沒有魚何來魚蛋？如果魚不新鮮，做什麼都不好吃！我們常說，香港由一條漁村開始。做人不應忘本，既然漁村是我們的『本』，起碼也要了解整個歷史脈絡。」

（左）在船上生活，在特別場合才會有這種盛裝打扮，圖中為排行第七的小姨。

（右）水上人一般都有較多孩子，圖中由左至右為鄭錦鉦的媽媽、舅父和小姨。

